

世界文学名著
特 棱 克



世界文學名著

特 梭 克

佛 蘭 克 著
綺 紋 譯

TRENCK

By
BRUNO FRANK

Translated by
CH'I WÊN

第一卷

第一章

親衛軍中的軍官生，弗里德里希·豐·德·特棱克男爵，站在軍營內他的寢室中間，檢閱着他那套新做的制服。寢室裏的陳設，祇有二張床，一張棹子，一個衣櫥和幾把椅子，都是松木做的。制服一件一件攤開在一張床上，青年男爵在這床左右兩邊各點起一枝蠟燭照着；華美的制服，和房內簡陋的陳設，是很不相稱的。

制服裏面，有一件硃紅色絲絨做的衣服，衣邊縫了好多銀質的纓縫，前胸和後背各鑲着一個發亮的大銀星；有一頂柔軟而精緻的絨氈做的帽子，緣邊有幾條寬闊的銀帶和一枝高聳出來的雪白的羽毛；有一雙銀質的馬刺；有一個銀質的綬帶；主要的，還有一個漂亮的護胸甲，全面都是銀子鋪成的，在這黝黑簡陋的軍營房子裏簡直像銀色的焰火一樣，發出燦爛的光芒。

這是一套行大典禮時用的最漂亮的制服，是小孩子底念念不忘的夢想實現出來了的；現在

穿着襯衫，短褲和襪子，站在自己床前，興高彩烈注視着這套寶貴制服的，差不多可以說還是一個小孩子，不過十七歲多一點罷了。

他長得非常之高，身體很魁梧，兩肩寬闊，坐骨狹細，手和腳都生得健壯而高貴，有一個勻稱而清秀的面孔，上面雖然未曾顯出有多少生活底經驗，可是本性上就表現聰明和富於情感了。這個小孩子面孔，看去雖很莊嚴，但也能令人不安，因為一雙大眼睛底視線，一個豐滿的嘴底條紋，以及兩頰肌肉底伸縮，都使人覺得有種過分的神態，和那廣闊而平坦的額頭上青春的平和神態，大不相同。

現在他的快樂也是過分了的。他站在那裏，眼睛儘看着制服而感不到饜足；他爲要抑制自己的感情，便把雙手緊緊地互相握着，直握得指頭上關節都現出白色。

不錯，這是親衛軍軍官所用的制服，是全歐洲最貴重最漂亮的一套制服，值得一千多塔勒爾，光是那個護胸銀甲就已經值得七百個塔勒爾。三個星期以前，他剛投入親衛軍暫時當個軍官生以後不久，爲着縫製這華爾軍裝，他沒有請假，就乘坐日日開駛的驛車到柏林去；這事如果被長

築完好的廣場和馬路，使這城就像一個穿着過大衣服的人一樣。但他是不會慌亂的。他在斯班道街一家鋪子買到硃紅色絲絨衣料，在菩提樹下街一家鋪子買到衣上的纓縫，在磨坊堤街一家鋪子買到銀條和綬帶。他臨時雇了一個人，拿着這些買來的東西，隨着他到別人介紹給他的一家裁縫鋪去。但護胸甲和馬刺，則是在演武場邊一家鋪子定做的。今天各件制服通通做好了送來，放在這裏，發射着光芒。

燭光突然在護胸甲底銀面上晃動起來。特棱克慌忙掉轉身來。可是走進房子來的不是別人，祇是他同房朋友豐·羅霍夫少尉。軍官們在軍營裏面也須二個人同住一房的；這一營親衛軍，雖然屬於普魯士軍隊最優越的一團，但生活並不見得舒適。

少尉走攏來。他的面貌是溫和，高貴而聰明，年紀約有二十歲。『呵，對不起得很，我妨害了你的禮拜了，』他帶着同情的音調說，『我看來，你正在這裏對着你未來命運做禮拜，不是麼？』

特棱克恐慌起來，沒有回答。

「不過我要你注意一點，親愛的特棧克，你這些漂亮的東西還須暫時鎖在箱子裏，因為護胸甲和銀製的東西，小小軍官生是用不着的。」

「我想，」特棧克有點不客氣說，「我想這些東西也不會長久鎖在箱子裏的。」

「那麼你就有點想錯了。人家叫你來這裏同軍官一道住，這就給你很大的光榮了。但是同軍官一道住是一回事，自己變成軍官又是一回事，這中間還須走一步路的。你要留心呵，不要讓你這套漂亮軍裝生鏽不用纔好！」

特棧克又是沒有回答；少尉拿眼睛看他，祇見他眉頭皺起，臉上氣得火紅。少尉走近他的身邊，對他說：

「特棧克，我誠懇勸告你，你要留神啊！一個朋友同你開玩笑，你不應當扮起這種面孔，——何況還是一個長官同你開玩笑，」他加上一句說，「睡覺罷，十點鐘敲過了。」

他們一聲不響忙着脫衣服。他們的襯衫，長褲，襪子，以至短褲，都是同一個樣式。那個軍官要回到自己床上睡覺時候，覺得，在他背後，特棧克底手抓住他的臂膀。

他轉過身來，看着這個青年人，微笑着。

「沒有甚麼關係的。」他非常和氣說。「不過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！就好好睡覺罷。」

他們吹滅了火，躺在很短而不舒服的床上；特棱克簡直要灣起身子睡覺。他們在差不多完全寂靜當中躺着，有時從房子底下的馬廐裏偶然有一個響聲，或者是馬嘶，或者是馬蹄踏地聲音，傳到上面來。面外是沒有一點響動的。在這個時候，全博茨膽城再沒有一個人在街上走路了，好像禁止人夜間出門一樣。外面也沒有一點光亮射進這沒有門帘的窗子來，月亮還未曾升起，城裏又是沒有路燈的。

「我們在這裏躺着，不敢點火，是不是一件有損尊嚴的事情？」特棱克躺了一會沒有睡着，從羅霍夫底呼吸聽出他也沒有睡着，便這樣問了一句。

「這是上頭命令，所以不是甚麼有損尊嚴的事情。」

「團長在運河那邊監視着我們，使人探望，十點鐘以後窗內還有燈光沒有，這也不是一件有損尊嚴的事情麼？」

「他是奉了命令的，所以不是甚麼有損尊嚴的事情。」

「啊哈，羅霍夫，你不要儘打官話呵！你是我們六個軍官裏面最聰明的一個。你以為我不知道麼？」

「你剛纔那些問題，一個軍官生是不應當問的。」

這次，特棧克並不介意。羅霍夫聽見他在黑暗中把身子撐起在他的草枕頭上面。

「但是我可以告訴你，」他向羅霍夫大聲說，「我在昆尼斯堡大學讀書時候，還是一個小孩子，那時我比在這裏享受多幾百倍的自由。」

「聽你的話，我敢說，小孩子還是不能進大學念書的。」

「我沒有騙你，不過當時祇有我一個。像我這樣年輕的大學生是沒有的，簡直是沒有的。」

「親愛的特棧克，你不要說罷，我都知道，蒙你好意，你對我說過好多遍了。我知道我同房子

的是個甚麼人物！我知道你十三歲就考取入大學了，你是三千個大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。我也知道你甚麼學問都學會了：法律，算學，哲學和自然科學；你又能夠說四國語言；你十四歲那年就同

「瓦輪洛特，」特梭克糾正他的錯誤說。

「呵，對不起：瓦輪洛特。你去年就有兩次同人家作學術上的辯論，結果是你勝利了；你是一個偉大偉大的天才。祇有一點我不懂得，就是你既然有這樣大的天才，爲甚麼不去做好點的事情，反而別人一招呼你，你便跟隨着他投入我們這個囚徒軍裏面來。」

「囚徒軍！」特梭克喊了起來，他簡直沒有留心到他的立場已經掉換過了。「你說甚麼囚徒軍！是歐洲第一團軍隊哩！」

「男爵先生是好說極端話的。馬上就說是歐洲第一團軍隊了！無論怎麼說，這總是最倒霉的一團，這總是唯一的一團親衛軍，軍官們每天必須費三個鐘頭在修飾馬匹上面；這也總是唯一的一團軍隊，官兵必須穿着衣服和襪子睡覺，因爲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吹兩次或三次緊急集合號。」

「當然是唯一的一團軍隊，羅霍夫。但你知道爲甚麼要這樣麼？祇是因爲這一小部分軍隊須

得成爲全普魯士騎兵底模範，——因此我們必須能爲常人所不能爲的事情，因此我們不能夠舒服服睡覺。誰不能夠忍苦耐勞，誰碰見小小打擊就要潰敗而逃的。』

『對啦，對啦！』羅霍夫說。

『可是誰能夠忍苦耐勞，誰能夠至剛無畏，誰能夠不屈不撓堅持到底，誰便終有一日做到將軍，做到大元帥。』

『特棧克，你真了不起，你說的對得很！這裏每一個人都是大元帥啊！』

但是特棧克並沒有給他說住了。他的最隱秘的思想，他的野心，他的貪圖榮顯的無限量的慾望，現在全盤搬出來了。

『啊，羅霍夫，』他大聲而熱烈地在黑暗裏說，『洛吞男爵到昆尼斯堡那一天，對於我就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好日子了。凡事有命運支配，這確是不可否認的。他到我外祖父家裏來吃中飯，那天我恰好也在那裏。』

『啊哈，是一位文職貴族！』

特棱克吞下一口氣，他還是很興奮地說下去：『他自己還很年輕，這位洛吞男爵，可是他已經是個將軍，是個侍衛將軍，他已經很騰達了。他看我，他喜歡我，他說我前程遠大。聽了他的話，我立刻決定到這裏來。一種光輝在我的面前閃耀着。』

『大概是銀質護胸甲底光輝罷。』

『這沒有甚麼可以譏刺的，羅霍夫。你也許在那裏笑，但我認為榮顯還是偉大的，祇要聽到「榮顯」兩個字，我便顫抖起來。你想想罷，我們兩人已經相當榮顯了：我們兩人這樣年輕便在全王國最光榮的一團軍隊裏面服務，而且，羅霍夫，我們私下說一說罷，你看我們是在誰的眼睛底下，誰的旗幟底下做事情啊！』

『是啦，是啦！』

『是在全世界第一個國王底旗幟底下啊！』

「又是第一個了。」

「第一年輕的，第一驚人的，第一有天才的國王啊！他的第一次行動就是在全世界震驚的眼睛底下，以勇敢的一擊，從強大的世仇那裏，取得了他的應得的權利。」

「好的，他的權利……。」

「他的應享的遺產啊！」

「好的，他的遺產……。」

「你又開玩笑了，羅霍夫。你可不能夠懷疑我的話。」

羅霍夫沒有立刻回答，但特梭克聽見他在黑暗中很好玩地笑着。他故意停了一會不說話，後來他纔裝做漫不經意的聲調說：

「特梭克，我的好友，說甚麼權利，說甚麼遺產，我們最好還是讓學者們去討論罷，他們到了二百年後大概會得到結論的。他是勇敢的，這就使他成了功，此外我們一概不管。」

「就是這個話啦！」特梭克說，感覺很滿意。

「可是雖然這樣說，我心裏要想甚麼，我還可以想，不是麼？舉一個例來說：我，羅霍夫先生，我現在就不敢起床來，即使我一時高興想到博茨膽城裏走一步，這城依法應屬於我的。」

「甚麼？」

「在這城裏我就是國王。」

「羅霍夫，」特棱克很高興說，「你說甚麼話？」

「你是個博學的人，特棱克，你曾經同人家公開辯論過，可是你的博學還沒有到家。布朗登堡底歷史，你似乎還未曾讀過；不然，你一定會知道：來到這裏的第一個霍亨索倫是從誰個手裏把博茨膽奪來的。是從一位羅霍夫手裏奪來的啊，親愛的特棱克，是從一位羅霍夫手裏奪來的啊！」

特棱克在他的床上，筆直坐了起來。他的全身輪廓隱隱約約中可以看見。「這話是真的，」他很興奮說。「我在腦子中沒有把這事聯繫起來。那人的確是你的祖先麼？」

「當然是啦，」羅霍夫很適意地說。「現在我躺在這裏，當一名小小少尉，反而受霍亨索倫家的人命令差遣，而且連燈火都不敢點着！」

一說起燈火，燈火便有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下面街上，剛在他們窗子底下，忽然點起一個火把，同時還吹起震耳的喇叭，衝破了黑夜和寂靜。

緊急集合號啊！這就是那件討厭事情，不僅運河旁邊甚至附近好幾條街底居民，差不多每天晚上，有時一晚好多次，無來由地給喇叭聲吵醒來。軍官，士兵以及馬匹，都給這緊急集合號累得要命。凡在宿營的地方，無論在博茨膽，在夏洛登堡，或在其他地方（因為這一隊親衛軍是沒有固定駐地的，國王到那裏，他們也跟着到那裏）都免不了這緊急集合號。他們所護衛的這位青年國王，似乎不承認他這部分優選的軍隊，也一樣具有一般人類底弱點。

那兩個青年人，特梭克和他的朋友，即那個博茨膽城底領主，都從床上跳下來，房內現在照得很明亮，他們幾下就把衣服穿好了。他們沒有睡着，真是僥倖。因為睡了一覺突然驚醒來，摸索着穿上衣服，頭腦還是糊塗的，不時要感覺到壓迫和痛苦。他們兩人沒有說一句話，便穿上長靴，着上安放好好的制服，一下便繫好了綬帶，再一下就戴好了帽子，他們拿起了佩刀，衝出房子來。

特梭克往常總是準備得最快，今晚卻落後了。他那張床腳下地板上，那套典禮制服整整齊齊

穿過走廊時候也舉足不定了，他在黑暗中衝下那響動的樓梯，并從後門跑出外邊去。

他同軍官住在一起，現在的確是沒有甚麼便宜之處。軍官們的馬匹都在那邊財神街王家馬廐裏面，到那裏去騎馬再到宮殿前面集合，須走兩倍長的路；可是緊急集合號吹過以後八分鐘之內，誰還未曾穿好衣服，拿好兵器，騎好馬匹，到所謂『綠色臺階』前面集合時候，誰就要受十四日禁閉刑的，如果下次再有這種事情發生，那他就須放棄一切進取底希望了。

因此每天晚上凡是國王在博茨膽住宿時候，某幾條街，尤其柏林街，老菜場，武器巷等底居民，都有眼福看見，這些普魯士貴家子弟，如何一個跟着一個爭先恐後地跑，像被人追趕一般，臉上睡意還沒有退，馬刺騷響着，腳步踉踉蹌蹌地在還未曾穿妥貼的長靴子裏面。可是沒有一個窗戶開出來看，因為這一幕戲大家都已看厭了。

特梭克來到王家馬廐，他的褐馬早已上了鞍子，站在馬廐門前了。他檢查一下馬底肚帶，因為難保某一晚上沒有另一個人來吹毛求疵地檢查這馬底肚帶。他急速騎上馬。軍紀底魔力啊，限期